

陵縣志卷十五

知縣侯官何鄂聯纂補

人物志二

孝友

晉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毘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毘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並貴盛
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
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
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筓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
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
荀氏繼妻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
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
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日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
穫者已畢而採摭尙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
其耜也不曲行不旁撻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
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

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謝
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哀之罪也父老咸亦
為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
于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
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哀
乃刈荆荇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
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
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
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哀哀其早孤
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
初哀父誠哀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

訓人乃于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衮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詣兄友之皆拜其母衮獨不拜準弟微曰子不拜吾親何衮曰未知其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微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于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衮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衮逡巡辭退請徒行人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于功曹舍旣而衮自取已車而寢

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
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問之唱義
也張宏等肆掠于陽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馬山
是時百姓安靖未知戰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
謂暴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
何爲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
不敵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衮默
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
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
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
從之于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

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
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旣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
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
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愼而畏
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咸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衮曰晉室卑
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
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期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如國
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冠也
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衮乃相與登于大頭
山而田于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

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恂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瞢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哀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恂茂澤摺在澤生故名澤因摺生故曰摺茂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

茂生願安成太守

晉書孝友傳

稽德逸鄢陵人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與衮鄰居時衮以孝友爲鄉黨所推重每過衮家見必拜之

晉書庾衮傳

南北朝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元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尙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綬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尙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見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

意解道慙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傳

庾子曜宏遠之子也宏遠將刑子曜抱持父哀乞代命遂併殺之時年十四

庾沙彌潁川鄆陵人也晉司空永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

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旣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月

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
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餘株枝葉鬱
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族兄都官尙書
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蒲欵令還
除輕車邵陵王叅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
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
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州叅軍兼丹陽郡累遷寧遠錄
事叅軍轉司馬出爲長沙令卒子持亦有孝行見陳史
南史
孝義傳叅梁
書孝行傳

唐

任客奴割股肉以愈父病與京兆張阿九等皆表門賜帛

唐

孝友傳

宋

許瓊開封鄆陵人年九十九長子年八十一次子年七十九
再次名承年七十五一門孝友需如也開寶五年承罷廬
氏縣尉詣闕欲乞近地一官以便養上卽命迎瓊赴闕對
于講武殿親臨顧問久之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詞氣
不衰上悅賜襲衣犀帶茶帛授承郾城令是時澶密齊沂
蔡江吉萬州江陰梁山軍各奏八十已上呂繼美等二十
九人並賜爵公士眞宗時凡老人年百歲已上者州縣以
名聞詔皆賜衣帛米麥長吏存撫之

宏簡錄
本傳

元

夏全累世同居與休寧朱震雷等皆嘗表門復稅

元史孝友傳

明

夏榮字茂卿父年九十二卒未幾母沒榮廬墓側終喪不去

妻子或至墓未嘗與相見一日野火至廬忽暴風吹滅人

以爲孝感洪武十四年以孝廉薦知吳縣孫昂曾孫瑋

施志

牛興福淵子輔孫也三世皆遁跡邱園積善行義而興尤孝

友出於至性居閭里急人所無傾囊創廩無吝色一時推

服之及卒薛文清公表其墓子良舉於鄉累官兩淮運司

孫理曾孫緩連登仕籍人皆謂積善之報云

薛文清墓表

解禮字敬宗父母俱瞽起居飲食皆禮躬奉父沒號慟幾絕

母疾禱於天願以身代迨沒哀咽勺水不入口既葬廬墓

側負土築墳植柏數千株欲井灌溉偶出廬若有隙
云此有井及掘地果得一井灌柏俱成景泰四年知縣康
健奏表其門

國朝纂明史載其名入孝義傳

施志

張縉字士紳幼失怙恃依祖母劉氏以成季父大司徒詹在
朝縉侍劉膝下孝養勤篤詹倚重之劉年九十二卒馳贈
夫人縉倚廬三年躬負土於墓手植檜柏有羣兎馴行蛇
蟬守護之異天順六年有司奏表其門

施志

夏瑋字天美同知昂子少有大志自補弟子員便以聖賢事
業爲己任嘗與諸友會講道遇醉者與錢同行者取以買
果瑋不取以義責之食者愧謝性極孝友父疾藥用斑毛

求數日弗獲號泣欲絕忽一燕啣置几上藥成而疾愈人
以爲孝感居父喪哀毀骨立不用浮屠終三年一遵古禮
士喪服不失制自塘始事異母兄曲盡友恭宏治乙卯舉
于鄉明年以舉人授署齊河訓導事束修一介不受諸生
中有貧者推俸賙之及門登科者數人卒于官諸生殊慟
旣各設主私祀復祀名宦

施志

鄭理字得中一門孝友五世同居曾祖士能祖方父寬壽皆
八十餘理年九十步履康強曾元林立嘉靖戊子詔賜肉
帛大司寇劉訥爲文紀之仍題其居曰世有家範曾孫友

諒

施志

田大印事母極孝母胥氏守節撫印一日病篤夜思肉

焚香告天剖左股肉烹以進母獲愈後數年母死印結廬墓側號泣抔土蔬食三年足跡不至其家嘉靖二十九年知縣張守蒙上其事旌之復與鄉飲以壽終

施志

陳銓字秉衡少謹厚不妄言動補邑弟子有聲同邑程鶴爲其女擇壻得銓快甚成化間大疫銓侍父母疾衣不解帶者三月人比之庾異行尤敬事諸父友愛昆弟疏族咸睦宏治乙丑當貢于禮部會子溥舉進士銓曰吾尙伊嚳老牖下耶乃卜築西郊結社講道不談時政不履公門直躬化俗有太邱遺風以子溥貴進階朝列大夫大學士賈詠

表其墓

施志

梁策字對之鄢陵人性至孝七歲母病日夕焚香泣禱願以

身代母愈就外傳手孝經不釋嘉靖乙丑登進士授工部
主事歷員外郎中十年中三請告省親留妻侍養未嘗隨
任陞四川成都知府嘆曰我不能叱馭如王陽矣抵家蒲
伏父前號泣以請父大怒曰盡力王事非孝乎爾好孝經
不憶始于事親終于事君耶伏地不起舉杖欲擊方起而
戒塗抵成都數月大計計畢疏請終養時父母年皆七十
躬調甘脆未嘗任侍兒茶湯必跪進父老而好游日游子
親知家寒暑不輟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家人報過
門迎掖入室候寢定而退質明盥沐問侍婢安否二人壽
皆八十母沒喪毀如禮既葬日廬夜歸侍父父病脾不能
離衽席調飲食跪而下手舉匕筯以進如此者年久父沒

既合葬廬墓側服闋不能去親族哀之勸令歸過祭祀輒
衣短衣自推磨以供粢盛時稱爲梁孝子初仕時部送遠
左軍餉餉獨如領軍士權聲動地主帥盛筵再拜曰近日
所僅有也營繕重土工常年錢穀盡中官處分闌出無算
一切禁革日欲申傷之陰伺無所得改度支郎督維揚餉
裁革一切冗費揚人感嘆不容口晉郎中敘功當陞尙寶
以忤中官故陞知府及親終巡按御史累列孝行以聞詔
補登州府時倭蹂朝鮮登州戒嚴戍南兵三千策白督撫
曰瀕海多健兒與衣廩而訓教之皆精兵也豈不勝召募
耶督撫稱善數月得精兵數千陞陝西副使卽過歸杜門
却掃依依墓田惟卹族賑乏爲務戚屬中多待以舉人而